

契仔回鄉記(之六)

久違了 王菲唱歌

濫用AI使奸

戀戀不捨地要返回香港了。動身的頭一天，我帶契仔去滑了冰車——縣城有個人工湖，租個小冰車，人在上面或跪或坐，一手一隻冰扎，就可以動起來了。那冰扎，是長1米左右的原木桿，釘上大號鋼釘後，把鋼釘頭磨尖，雙臂一齊發力，冰車就向前滑去。契仔兩隻手臂用力不均，冰車在原地打轉。我為他示範，他笑我「寶刀不老」。我驚覺，自己上一次玩冰車已經是40年前了。逝者如斯！

返程途中在北京停留一晚，令契仔終身難忘——北方的大澡堂子，讓這個香港小朋友眼界大開，原來，北方人是這樣豪放、豪邁、豪情地洗澡的。進入澡堂前那一刻，他一遍又一遍、不可置信地問我：「裏面的人都是脫光光的嗎？」我說：「當然了，你穿着衣服那還叫洗澡嗎？」他扭捏着。我打趣道：「反正裏面都是陌生人，唯一的熟人是我，不如這樣，你先進去，咱倆約好，一個小時後在更衣的地方碰面。」小傢伙一下子放鬆了。

話說他進了澡堂子，便開始了放飛自我，大膽地體驗了「搓澡」這個尤其粗獷、尤其北方的項目。當我聽見他被搓澡師傅搓得哇哇大叫時，不禁哈哈地笑出聲來。待回到住處，他感慨地說，別看每天都洗澡，可到了這大澡堂，竟然能被師傅搓下來那麼多泥。他連連用「恐怖」形容。我說，你在香港那叫沖涼，和北方人的洗澡不是一回事。我選對他說，如果到北方讀大學，人家請你去搓澡，絕對是把你當成鐵哥們。契仔若有所思地啞了一聲，反問：「是因為坦誠相見了嗎？」

春節過完，契仔歸鄉系列今日完結。願如契仔這樣的香港中學生，都有機會去北方感受一下不一樣的春節。

太久沒看到王菲了，早前看電視春晚再見到王菲，太興奮了。春晚聯合各地過年特色的表演，加上新科技展示場景，每秒演出毫無冷場，震撼人心好精彩。

壓軸出場是王菲，太好啦！她一出道已是我偶像了，她凍齡容顏未變，微笑出場，真是千金不換，萬分珍貴。

王菲挺身站在台上，她是詩是朗月、是祖國的驕傲和光榮，也是歌壇的寒梅，愈冷愈漂亮；她在人生逆境中永遠精神飽滿煥發，不怕風雨；她穿着簡約白長裙，清麗無比。音樂響起，她引吭高歌，唱出《你經歷的一刻》：

我想要個諾言 能讓心永遠
不怕再孤單 問過所有的未來
終於才明白 就是現在
恆星在東升西落
晚風在夏夜的湖泊
北極星 變換着柔波
要穿越多少宇宙的 段落
我才能來到 今晚的燈火
看到你經過
百年長河

不過是你和我在經歷着的一刻……
王菲唱到上面這句時，瞬間凝望着她的我，已經被她帶走漂流到隔世去了……回到過去拚搏年代的香港，之後又返回現今時代經濟不景之香港，裁員風下，港人手停口停無法停下來，過年也得上班加班。香港人真羨

慕祖國同胞有9天大假。
王菲第六次站在春晚舞台上唱歌，她的金嗓子未變，加添歲月淬煉後更動聽更耐人尋味，繞樑三日；我全心全意靜聽王菲唱，腦海就翻滾起久遠的昔日國情，深深感受她憑歌寄意。

香港人因經濟不順格外焦慮，害怕失去；不少人忙着搵快錢而冒險走精面，全忘了珍惜當下正直生活，更忘了珍重眼前人。

聽王菲的歌，似在喧囂城中拓展出一片幽靜天地，歌聲回音提醒我，小人物平凡瑣碎的生活，賣力盡責的日子，其實正是實在人生裏的玉石珍寶。我完全能感嘆市井小市民(遇失業或減薪)對未來迷茫的心態，如果他們能有機會放下忙碌來靜心聽王菲唱這首歌，我想可稍為他們心靈療傷啊！

王菲告訴眾人，人生非必須贏、人生不是比賽，而是一場經歷的修行，不必急着跑到終點，當下才是最佳景觀。王菲這首好歌，是她送給每個人的靈丹妙藥，讓我們坦然接受生活真相而能夠勇敢及珍惜每時每刻，不為未來焦慮，明白活在當下，活好此刻才不會輸。

借此際感受，我祝福各位擁抱今天有三樂：知足常樂，敬業樂業，苦中作樂。自求多福，生活自在快活。



●王菲在春晚表演的一幕。作者供圖

近日香港有一則不為大眾關注的花邊新聞，涉及一門專業的維權。這行業沒有入行門檻，「分判商」認為你「行」，你就有工開。既可以先接受基本培訓，也可以邊做邊學。這工作就是「聲演」，也叫「配音」。

「香港配音從業員公會」成員聯署抗議有人濫用AI(人工智能)軟硬件，在未配音員同意的下，自行取其聲音樣本，人工「生成」(Generate)說話錄音。任何聲波(Sound wave)都有音頻(Frequency)、音量(Intensity)和音質(Timbre, 又作「音色」)三大要素。頻率表現為高音低音。音量就涉及能量，也就是大聲細聲。音色則是聲音的特徵，用不同樂器奏出同類同量的do音，敲鋼琴鍵和彈撥琵琶弦就不一樣。男聲女聲唱出亦不一樣。

名人「肖像權」受到知識產權的相關法律保護，可是現行條例還未涵蓋人的「嗓音」。這回有配音從業員忽然驚覺，自己的「嗓音」被濫用。有人拿了他們的錄音，以AI新科技「生成」出他們未有錄的說話。比如說一則廣告，前三句出自配音員之口，第四句卻是未經授權而用AI「生成」

的，旁人聽來就如這配音員說的一模一樣。這中間就有個重大危機，日後誰都可以拿了此君發表過的任何配音作品，自行「生成」任何篇幅的講話，直接砸了飯碗。

現時網絡上已有海量的侵權視頻出現。2010年《三國》電視劇就經常被網民老實不客氣地「不問而借」來用。飾演曹操的陳建斌和刘備的于和偉，就經常被移花接木成新的「惡搞」短視頻。那個「曹孟德教英文」的系列當中，常有荀彧或張遼等文官武將請教英語，而操着陳建斌嗓音的曹操就當起英語補習老師。如果看官一不留神，還以為陳建斌在教英語呢！

如上所述「惡搞」經典劇作品，不涉及商業利益或嚴重行騙，大家圖個高興，演員本人和劇集的版權持有人都可以一笑置之。但是有不少疑似「不問而借」的網紅的視頻(不論剪接還是人工「生成」)層出不窮，當中「受害人」有著名學者和「名嘴」，內容則常涉及商品的宣傳，看來遲早要加強規管。

「嗓音」被盜則更防不勝防。「陳建斌演的曹操教英文」，網民容易發覺。但是「聲演人」不自知地無償參加了商業配音工作就很容易蒙混過關了。

他鄉港聲

全國兩會中，一個被許多人忽略的信號，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浮現——「智能體」(AI Agent)被正式寫入國家戰略。這意味着人工智能已從「聊天機器人」階段，正式跨越到「自動幹活」的生力軍爆發期。而在香港即將制定首份5年規劃的歷史節點上，我們得清醒地意識到：香港在AI智能體應用，尤其是針對「小龍蝦」(OpenClaw)這一現象級開源AI智能體的政策響應上，已經到了必須破釜沉舟、得急起直追的關口。

一、認清「龍蝦風暴」：AI從「副駕駛」變為「代駕」

目前內地各城市已掀起「養龍蝦」風暴。深圳龍崗區率先發布「龍蝦十條」，全方位扶持基於OpenClaw的「一人公司」(OPC)結合區產業新質創業；福田區上線「政務龍蝦」實現24小時AI智能體政務；無錫、合肥、上海、成都等地更是通過算力補貼、免費辦公、免費人才公寓、配套各種會議和開發者大賽賦能等政策，搶佔智能體賽道人才和項目。

小龍蝦為什麼叫「養」？因為OpenClaw這類全自主Agent不再是簡單的搜索引擎，而是具備閉環交付能力的「數字員工」。它能自動調用腳本、整理亂序文檔，甚至接管生產環境的運維。在內地，一個人憑借一個手機、一隻小龍蝦，就能支撐起一家公司的業務，更厲害的是統領多隻小龍蝦幹活，「一人公司」已從概念走向實操。如果港青還只是在感嘆AI替

養龍蝦局 香港快追

你做功課和會寫詩作畫等，那麼認知已經在時代的末班車了。

二、香港痛點：文化藝術產業極需「靈魂」賦能

港青在灣區策展新媒體藝術的經歷證明了「科文融合」的潛力，但也揭示了認知局限：很多項目空有代碼，卻缺乏「情緒價值」和美感，反之亦然。香港作為「國際金融中心」「國際創新科技中心」「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」等定位，其核心優勢在於國際視野與文化積澱。

梁某認為，香港未來的5年規劃，必須重點培育「懂AI智能體+懂文化藝術」的複合型產業人才。創新與風險並存，我們需要的是能在保障系統安全和數據安全下，能調兵遣將、指揮「Agent軍團」的「系統架構師」，不是普通的程序員。

想像一下，如果港青能利用AI智能體，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(如：北京中軸線、非遺建築等)數字化，為香港非遺如大坑舞火龍等打造專屬的「文化數字分身」，以多語種、人格化的語言進行全球傳播並成功商業化金融化，便是「大成智慧」在文旅場景及內容產業的絕佳施展。我們要讓Agent去閱讀縣志、族譜，帶著「鄉愁」去提取文化因子，而不只是機械地比價。

三、戰略建議：以「京港聯動」構建「數字資產通道」

香港要急起直追，不能畫地為牢。梁某在此提出「大成法元」架構下的3條路徑：

1. 人才升維：從「寫提示詞」到「架構Skills」。香港青年必須練就「指揮多個AI智能體幹活」的系統工程能力。教育體系應迅速引入AI智能體實操課程，給予實質配套讓港青在OPC社區(單人獨角獸孵化器)開展低門檻創業。

2. 借船出海：北京有「礦」，香港有「船」。全中國最強的內容富礦和AI底座在北京，而全球最順暢的合規牌照在香港。香港5年規劃應設立「京港數字資產專項通道」，將內地捲生捲死的AI應用，通過香港的Web3.0、RWA(現實資產代幣化)等通道推向全球，實現降維打擊，並留意最近萌芽但尚未形成共識的Web4.0發展。

3. 政策補位：發放「港版算力券」及其他配套。借鑒內地如深圳經驗，香港應針對OpenClaw等各種AI智能體及AI智能體硬件開發者，發放專項算力券和免租空間，打造OPC社區氛圍，降低港青「養龍蝦」的試錯成本。

四、結語：九紫離火，火主精神

現在的「九紫離火」，火主精神，亦主虛擬經濟。AI來了，不是來搶飯碗的「卷王」，而是送工具的「僚機」。一個人加一個AI，就是一支軍隊。從「AI+產業」到「產業×AI」必然是極大勢能。

香港的5年規劃不只是一張政策藍圖，更是一張個人發展地圖。鼓勵港青放下焦慮，拿起幹勁，好好奮鬥。別擔心AI會取代誰，先想清楚AI能幫助誰。唯有如此，方能在「數字世界的微觀大爆發」中，為自己、香港和國家創造美好未來。

被騙後的心理療傷

在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，

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報告都強調嚴懲貪腐。當中提及緬北四大家族電騙案件，表明域外侵害中國公民犯罪依法必懲。去年審結貪污受賄案件3.6萬宗，涉及4萬人，沒收違法所得180餘億元。緬北「四大家族」犯罪集團，16名主犯依法判處死刑。針對他們武裝庇護電詐，殘害我國公民行為，對285人提起公訴、從嚴懲處。

我們看這新聞時，一眾朋友正在吃晚飯，大家都異口同聲說：「該死！」「這班都是無人性的吸血鬼！」「害死好多人！」在言談中竟發覺座上幾乎所有人，又或他們的親友都曾被騙過，想不到猖獗程度如此嚴重。

當警察的朋友很激憤地說：「你們真的要覺悟，我們經常接到報案，騙徒喪盡天良，有些人畢生儲蓄都沒有了，悲慘！」

「可以追查是什麼人嗎？有銀行紀錄、有實名登記電話啊！」

「犯事者如果犯案時是身在外地以電話聯繫，又或之後離開香港就很難追查。」有些人用別人的戶口再轉走金錢，所以千萬別借戶口給人。總之涉及戶口之事，就不要向別人透露。

席上有朋友說：「我被騙後抑鬱了很久很久，不全是肉痛金錢損失，而是後悔自己太大意、太愚蠢，一直都不敢告訴別人，之後要去看心理醫生，才漸漸接受自己不小心犯錯。今次你們說起我也很驚訝！原來你們同樣受過高等教育也會中伏，不只是一人大意。」

大家一語安慰說：「他在暗是有心人，我們無心認為別人是壞的，就容易受騙。」「他們是專業騙徒！」「有時真是一個不在意，我也不怪自己了！」「我家人受騙已經好難受，一定只能安慰他們，支持他們，講出來，不屈在心裏，會好些。」「屈着屈着，就是再次不斷重複受傷，不值得。就視為交了學費，避免將來損失更大。」

我的心理醫生說：「最重要是原諒自己的過錯，繼續前行。」讓我釋懷了。

不吃低級苦

看大網紅納瓦爾，對他關於吃苦的態度印象深刻。他說，別再把苦難當勳章，越痛苦並不代表越正確。和納瓦爾針鋒相對的，是我們從小被灌輸的那句話：「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。」

納瓦爾不是真理，但我們自幼認為是真理的也確實未必就正確。苦中苦人上人的表述之所以經不住推敲，倒不是說成功不需要付出代價，而是它頗有些陰險地模糊了「苦」的邊界，讓人們以為所有的苦難都有價值，所有的煎熬都能換來光明。於是，許多人像驢拉磨一樣，蒙着眼原地打轉，把自己累得賊死，最後卻也只感動了自己。

其實，吃苦是分等級的。不要去吃那些毫無意義的「低級的苦」，它們除了消耗生命、磨滅靈性之外，毫無益處。

那麼什麼是低級的苦？

第一種叫「用體力的透支掩蓋腦力的懶惰」。很多人對「努力」的定義極其狹隘，認為每天熬夜到凌晨，在工作位枯坐十幾個小時，把自己搞得灰頭土臉，就是在奮鬥。但這其實是一種最廉價的自我麻醉。你每天花兩個小時擠地鐵，在公司機械地複製黏貼，下班後累得只能癱在沙發上刷短視頻。你覺得你吃苦了，你覺得生活虧欠了你，但實際上，這種毫無成長性的重複勞動，只是在賤賣時間。

而明明可以通過優化工具和流程提高效率，卻非要用最原始的笨辦法熬夜加班，然後發個朋友圈配上凌晨三點的路燈。這種苦，本質上是一種表演，是為了在道德上佔據制高點，或者為了掩飾自己能力上的不足。

真正的吃苦，是認知上的破壁，是

深度思考的煎熬。去學習一項枯燥但核心的新技能，去復盤自己失敗的邏輯，去克制本能的衝動進行延遲滿足……這些才是高級的苦，是值得吃的苦。而真正的強者，也從不歌頌苦難，他們只會想方設法用智慧去消滅苦難。

第二種低級苦，叫「沉溺於有毒的人際關係與情緒內耗」。有一種人，在職場上遇到PUA自己的老闆，在感情裏遇到不斷吸血的伴侶，在原生家庭裏遇到毫無邊界感的親戚，他們不反抗、不遠離，只是默默忍受，然後再給自己貼上一個「隱忍」「顧全大局」的道德標籤。這種苦，吃得酸又愚蠢。你以為在修煉忍辱波羅蜜，其實只是在垃圾堆裏找糖吃。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對付了爛人爛事，便無暇去提升自己。去吃這種情緒上的低級苦，是對自己生命最大的辜負。

名言道：「人的一切痛苦，本質上都是對自己無能的憤怒。」很多時候，我們去吃低級的苦，正是因為我們沒有勇氣去面對真正的問題。

比如我們害怕去吃「學習的苦」，於是選擇了「生活的苦」；我們害怕去吃「思考的苦」，於是選擇了「勞力的苦」；我們害怕去吃「改變的苦」，於是選擇了「忍受的苦」。因為低級的苦太容易吃到了，只要你放棄思考、隨波逐流、逆來順受，這種苦就會源源不斷地砸向你。而高級的苦，需要你主動出擊，需要你咬牙切齒地重塑自我。

苦難本身並不偉大，偉大的是你在面對困境時，能夠跳出泥潭的智慧和行動力。餘生很貴，請把精力留給那些能增值的事情，不要再去吃低級的苦了。

信而有征

長沙給外地人的印象或許僅限於湖南衛視。頂多再加一個，橘子洲頭。倘若還要再進一步，也許會有人會說出岳麓書院。不過，相較於整個湖南變幻莫測的群山、「臭」豆腐和飲食的辛辣、湘西趕屍人的邪乎，以及依舊在湘西、邊城給人的夢幻，長沙實在不夠有魅力。相比之下，別的一些首府，比如西安，是作為整個陝西的代名詞而存在的。四川也一樣，想起四川，那必然是成都了。然而，長沙沒有這樣的顯著性。

不過，來到長沙，你也許會發現這種沒有特徵便是它的特徵。至少於我而言，長沙給我的第一印象，在其著裝。長沙人的著裝，是一種精心打扮之後的沉默。這自然首先體現在色彩。在長沙，無論是國金中心、五一廣場，或者地鐵上，放眼望去，甚少看到十分亮麗的顏色，基本的色調是奶白或淺灰。肯定也有別的颜色，不過，由於這兩種顏色實在太多了，它們便給人一種替代性的印象。生活在北方的人都知道，冬天的北方，是黑色或藏青的世

長沙印象

界，那會顯得有些深沉。長沙人穿著輕盈。衣服大多有稜有角，多數給人以工裝的感覺，得體、有涵養，且不事張揚。我想，或許這是長沙令人印象不深的第一個原因——這裝束實在太得體，而得體是個性的反義詞。所謂個性，實際上就是某種令人印象深刻的出格行為。長沙人的服飾沒有什麼出格行為，就像一個灰袍教士那樣。

況且，這種「沉默」還不僅僅體現在著裝，還在於車輛穿行的交通。剛到長沙兩天，我住在國金中心。等紅燈時，我立刻發現了一個趣處。長沙車輛通行的綠燈比紅燈多。或者至少在國金中心這個CBD如此。也就是說，一個行人，在過大街的時候，經常要等很久。人行橫道的紅燈往往設置為60至90秒。剛剛過去，下一個路口又是一個30多秒。因為那邊的紅燈還沒閃完。相較於另一個極端——杭州——所要求的車讓人(車輛不讓人要扣分)，長沙的紅燈看起來更傾向於車輛通行優先。這看似不大符合當前的人文主義精神。不過，如果你不從人文主義的關懷角度去談論一個叫做「溫度」的東西，而把這種交通設計看成是一個效率問

題，你會發現車輛通行在時間意義上是很好的，它解決了市中心車輛的擁堵問題。所以，儘管這個市中心看起來熙來攘往，但是通行倒很順暢。

我想長沙人是真的害怕擁堵的。就像他們服裝的顏色，那樣淡淡的有規矩。而道路以及通行也是以疏導作為一種功能性考慮。這就頗有些現代社會的意味。即一種效率至上是要建立在疏通之上。也就是說，在聚集還未形成的時候，就要將它解決於無形。而效率乃是現代性的第一特徵。

這讓我想起一件有趣的事，我常常驚嘆於我的一位叫做李至穎的老友，他是那樣自律，無論是在飲食還是作息上，他都極端看重時間或者熱量這些計量學意義上的標準。我一直以為那是他長期居住在西班牙養成的習慣。來到長沙，我才發現，這竟然是我的一個誤解。他的極具現代特徵的性格竟養自於長沙——他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長沙人。如果你將這種效率優先追溯到湖湘理學的「經世致用」，就會知道，長沙的自律正來自於這種雙重理性，這讓它看來沒有稜角。